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四目錄

執書歸于歸之于

書以歸以來　凡伯戎趙孫胡說辨　蔡侯不言獲公羊說辨

不書以歸　晉侯不言以歸胡傳免秦伯杜氏貶晉侯辨

書滅書獲　書獲公羊陳趙說辨　莒挐穀梁說辨　晉侯杜胡說辨　華元穀梁說辨　胡子沈子孫胡說辨

書放　待放辨放辨　稱國無罪稱人有罪辨

書逃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四

錢唐張應昌學

○書執總論

拘而不殺曰執執之將以服之也春秋諸侯擅作刑威以強陵弱而執人之君者有之以上虐下而執人之臣者有之（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凡拘之曰執執之以去曰以歸獲不言以歸者從可知也（趙汸屬辭）

世之強也刑罰自天子出霸主雖強不敢以下干上如晉文公執衛侯歸于京師是也世之亂也刑罰自大夫出陪臣雖微敢於干王之命如士伯執宋仲幾于京師是也自諸侯出君子猶以爲討況自大夫出乎（余懋學蒙測 定元年）

書執稱爵稱人褒貶辨

舊說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以執者伯討也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公羊傳四年傳）○諸侯有罪方伯請于天子命之執則執之不得專執也

有罪猶不得專執况無罪者乎春秋諸侯惟力是恃力能相執則執之無復請於天子故孔子正以王法或稱侯以著其惡或稱人以奪其爵稱侯以著其惡者謂雖非王命執得其罪其罰輕故但著其專執之惡也稱人以奪其爵者謂既非王命又執不得其罪其罰重故奪其爵也孫復尊王發微僖五年○書執諸侯十有二惟晉侯執曹伯歸京師得伯討之正餘皆書人悉非伯討若楚子會盂執宋公晉侯入曹執曹伯承上文之辭非予之也書執大夫十五皆非伯討之正若楚子伐吳執慶封亦承上文之辭非予之也李廉會通參汪克寬纂疏

穀梁執稱人者文之常也稱侯者特變其文也僖二十一年宋公楚子等會于盂執宋公二十七年晉侯入曹執曹伯變文也葢書執宋公於會盂之下書執曹伯於入曹之下故不復書某人矣昭七年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亦變文也葢書執

陳招於滅陳之下書執蔡有於滅蔡之下則亦不復書某人矣此皆蒙上文也呂大圭或問僖四年○按呂說論稱人不稱人常文變文之別是也其論成十五年書晉侯仍以為褒則猶泥舊說故刪節○執諸侯或稱爵或稱人何也義繫于執不繫于稱爵稱人凡執稱人畧辭也以為不必別也其或稱爵便文也以為不得不別也晉侯入曹執曹伯則稱爵蒙上文也若入曹稱爵執稱人則疑親執者非晉侯也同盟于戚執曹伯則稱爵亦蒙上文也若同盟稱爵執稱人則疑親執者非晉侯也二者皆辭有所窮也外此無稱爵者矣傳曰稱爵以執者霸討稱人以執者非霸討非也凡稱爵稱人非褒貶所在春秋不以爵為褒人為貶郝懿行說畧成十五年○執諸侯大夫例稱人蓋其事為其國之柄臣及其有司所奉命而行者欲目其君則其君不以身親不可以爵書也而又實出于其君之命故諸所謂人者皆渾舉之詞將鄭國之君稱人亦同此例至其以勢力相陵暴但直

書而罪自見不必以書人爲貶也僖二十八年執曹伯承上文入曹稱晉侯非稱侯以執也成十五年執曹伯稱爵以爲伯討非也蓋與一歸于京師連文故不得不以爵書耳褒貶之義因事而見聖人豈屑屑以稱人稱爵爲褒貶哉葉西荒遺隱六年鄭人渝平僖二十八年成十五年書執條下

愚按葉郝二說爲當他說拘於一字褒貶之例非也高氏澍然謂當其罪爲霸討不當其罪爲人相執而已故統書人而爵一見亦未是

○書執諸侯諸侯名不名說辨執虞公不地辨書執不書滅辨舍晉罪虞辨執滕子稱人杜氏說辨用鄫子傳事辨執宋公不言楚子楚人公羊杜氏孫氏說辨書殺不書歸執張說辨晉文執曹伯不奪爵辨執衛侯貶稱人辨晉厲執曹伯三傳說辨褒稱爵辨晉人執邾子杜劉說辨魯君見執辨說

周官大司寇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諸侯無相執之道也春秋書諸侯相執四僖五年晉人執虞公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鄫人執鄫子用之哀四年宋人執小邾子是也盟主執諸侯六僖二十八年

晉侯執曹伯畀宋人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成九年晉人執鄭伯
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襄十
九年晉人執邾子是也中國執夷狄之君一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
是也夷狄相執一昭四年楚人執徐子是也夷狄執中國之君一僖
二十一年楚執宋公是也凡會執必別言執之者晉侯會諸侯盟于
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此伯主討罪之文也楚子諸侯會于申楚
人執徐子此夷狄相執之文也楚執宋公削其楚人執之文蒙上文
諸侯言之不使與中國盟主執諸侯同文不予楚以執也趙汸屬辭
或以利而執或以誘而執或以憾而執或以譏而執或來朝而執或
同盟而執皆大執小强執弱鷙蟲攫搏惟力是視及其甚也或執而
用之于社不祥莫大焉惠士奇春秋說
諸侯之見執或書歸或不書歸者有告有不告也衛侯鄭曹伯襄曹

負芻晉人自以私怨公討而執之故其歸以告于魯也邾宣公莒犂比公之執也以魯人之訴則其歸豈肯以告于魯哉鄭成公之執也雖以貳于楚而魯與晉同伐鄭故其歸亦不以告也執而書以歸者久而不釋也不書以歸者旋釋之也方苞通論

書執國君十有三惟滕子嬰齊戎蠻子赤書名或曰嬰齊書名遂失國也然晉執虞公非遂失國乎何以不名執戎蠻子赤書名或曰外之楚誘殺戎蠻子不書名或曰夷狄相殘畧之皆臆說也春秋大義不過罪其不以王命而執諸侯耳罪當施于執者不宜施于受執者或曰衍文也闕疑可也顧棟高大事表綱領篇

隱七年戎伐凡伯以歸變執言伐張氏辨啖趙說見以歸門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彙纂案見不書滅門○穀梁執不言所於地縕於晉也范

甯注虞已包裹屬於晉故在虞執而不書其虞○穀梁執不言地非也執諸侯未有言其處者何用別爲義陸淳辨疑○此入而執也何以不言以歸地之綴於晉久矣國非其國也自滅夏陽始爲劉敞傳○晉獻襲人之國而執其君惡之大也虞公自百里奚宮之奇去而國虛虢亡而國弱外無鄰援內無忠輔如匹夫然故晉還師館虞而見執矣是故非王命而執人爲不義爲君主而執于人爲不智李明復集義引謝湜○晉假道之時順以下虞者心與貌不可問也幸其愚而旋反戈相向書法葢特筆也三傳皆舍晉罪虞非春秋賞罰大公之權衡也王介之四傳質○按杜氏釋例曰虞公昧於貨賂貪以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取之若執一夫故稱執而不言滅胡傳曰虞已滅矣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爾書滅下陽於始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之能

亡國敗家請說皆從書執不書滅生義其實不以滅告故但書執耳義見不書滅門諸說○虞公不名說見諸侯失地名辨

僖十九年春宋人執滕子嬰齊

左春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用鄫子司馬子魚曰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將以求霸不亦難乎○杜云稱人執者宋以罪及民告非也宋為無道誣人之君以告諸侯而春秋不為辨何以為孔子劉敞權衡○宋襄志在繼伯然伐齊喪則奉少奪長執滕子則恃彊陵弱如此欲伯得乎吳澂纂言○出乎爾者反乎爾故楚人效尤而執宋公矣程端學本義○按以書人為貶宋襄者非

又　夏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

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公羊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用之者殺之而用其口爲牲以祀神吳氏澂說○鄫子蔡有但曰用之而皆不書所用之迹蓋聖人所不忍言也高閌集注○以諸侯執諸侯而爲牲用王綱大壞諸侯暴虐無人心矣程端學本義○宋襄之爲人好名方其爲太子以讓國聞其後與楚戰欲以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而取仗義之名豈有用同盟國君于淫昏之社無道若此者乎果係宋使邾爲之則罪乃在宋不在邾豈有不誅首惡而討脇從之理觀經文書法全不及宋是邾國自爲盟會鄫子往參之因見執爾非會曹南之盟也若即會曹南之盟應但云如會不得言會盟于邾也顧棟高引家氏說詳劉氏權衡○程積齋引劉趙說見書會盟門朱氏說見宋楚爭盟門俱駁左傳與顧說合○按汪氏克寬以

稱人爲貶邾子非也邾子固春秋所貶而非以執稱人爲貶也

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冬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左傳見宋楚爭盟門○公羊執執之楚子執之曷爲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不言楚子執宋公以伐宋者不與楚子執宋公以伐宋也故以諸侯共執爲文抑強戎而存中國也孫復尊王發微○此楚執爾其以諸侯執之之辭何也譏諸侯也南面之君兵馬非不多也力非不足也而聽荆楚執辱盟主故譏之陸淳微旨引趙匡○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

勇於爲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爲文胡傳

○執宋公執齊慶封不申言楚人猶曰諸侯執之云爾陳傳良

○聯諸侯之會書之明與楚國共執之宋既服諸侯復盟以釋之則共執之義顯矣權衡學本義引陳岳○執宋公不言楚人杜氏以爲宋不德諸侯所共疾則是與諸侯之執諸侯矣公羊以爲不與夷狄執中國則是與中國之執中國矣故獨胡氏分惡之說得之李廉會通○宋公不智楚不義五國之君不勇交譏之湛若水正傳○案不書楚執趙氏匡以爲譏諸侯胡傳因之其說較公羊爲勝蓋宋公被執五國坐視不救故春秋以同執之辭書之也若楚之挾詐擁伯則不待貶而見矣彙纂案○不言孰執之何也親執之者楚也聽之者諸侯也宋人愚楚人詐諸侯暫郝敬行說略○凡一人兩事覆書某人若一事而接書其首尾則不覆書會與執

兩事故凡因會盟而執者必覆舉某人此會執宋公獨不書楚人者蓋楚子挾詐而來其陽與爲好者實欲出其不意而劫之壇坫之上其執之時卽其會之時非會自會而執自執也惟不覆舉楚人特著其爲一事有以見楚深詭之機也以爲不書楚人均坐五國者未是（葉酉究遺）愚按執不書楚均坐五國之說義自正大葉氏酉謂不覆舉楚人特著其爲一事見楚深詭之機亦深得書法精義並存之○又按孫氏覺謂因會而執諸侯二溴梁之會執莒子邾子斥言晉人此不言楚人者荆蠻不足責春秋責中國之君也非也此仍泥稱人以執爲貶之說也

穀梁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執宋公楚子也春秋以諸侯其執之釋宋公亦楚子也春秋以諸侯其釋之執之釋之實制於楚不書楚而書諸侯

所以病諸侯也凡諸侯執而反則書歸而宋公書釋不書歸蓋歸者若自歸歸在我也釋者在彼釋之制在人也若曰諸侯不會宋公不得釋也趙鵬飛經筌○此楚會諸侯而釋之書公會諸侯于薄釋宋公若曰非夷狄之釋之所以存中國之體家鉉翁詳說○宋公曰釋晉舍季孫行父于苕丘曰舍君臣之辭也葉夢得傳○孟薄皆宋地凡諸侯見執境外曰歸境內曰釋其曰釋宋公者執而未出境也齊履謙統紀○晉執曹伯執衛侯皆不日釋而以自歸爲文楚執宋公釋宋公其執其釋皆制于楚春秋直書於策者所以暴楚子之惡著宋公之辱甚魯與五國諸侯之罪也張自超宗宗辨義○不書歸者執於宋釋於宋也方苞直解○公羊曰言釋之者何公與謀也則衛侯鄭之歸于衛亦公爲之請何以不言釋乎

按諸侯被執返國例書歸書歸則其釋不待言也此旋執旋釋

並未挾與俱去不可以言歸也故書釋葉酉究遺○愚按書釋不許

歸趙張之說似是而非當以齊氏方氏及葉氏酉之義爲正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故以與

宋所謂譎而不正杜注○書法獻者下奉上也錫者上賜下也畀

者非上非下者也三者據尊卑言之李廉會通○葉氏夢得謂畀宋

人下關田字顧氏從之見闕文門○使執之以歸京師俾天子

治其卽楚之罪猶不失爲霸討今特欲致楚與戰乃以曹伯畀

宋人而激其怒功雖多其道不足尚也日講解義○齊桓一執邾爲

再執轅濤塗雖非義執然終其身未嘗執諸侯則是天威咫尺

猶有顧忌之心焉故君子以爲近正晉文全無顧忌一執曹伯

再執衛侯但見其惡未見其美也惠士奇春秋說○書執曹伯畀人曹

言之猶楚子執宋公薛會盂言之皆非書爵以執之文釋經高閌然

○郝氏懿行葉氏酉說見前○愚按孫氏劉氏以下諸儒皆謂曹伯從楚晉侯據楚執得其罪故不奪爵稱人皆沿舊說一字褒貶之例當以高氏閌然郝氏懿行葉氏酉說正之

又　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衛成非有不可容之大惡晉文以兵威逼之其出奔也所以衛子爲君其復歸也又以元咺之訟執之衛子主匿非正也元咺訟君非忠也逐人之君而立其臣黨人之臣而執其君失方伯討罪之義矣李明復集義引謝湜○衛侯之殺叔武固非所當殺而元咺訟君豈所當訟耶晉侯執元咺

而責衛侯則兩得其罪今反執衛侯縱元咺是長其臣而陵其君也既執非其所當執而歸之京師是已為非而移之於天王其可乎歸之于者遷詞也趙鵬飛經筌○執非其罪乃移惡於京師既歸京師則釋之與否聽天王之命可也乃又請而歸之執無罪則惡歸於王釋無辜則恩歸於已故聖人書歸于衛則命不係於王而權亦不歸于晉使若衛侯之自歸也此又意之寓於言外者也又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條下○石林葉氏謂執稱人為定晉侯之罪復國名為定衛侯之罪此惑於一字褒貶之失也春秋執諸侯大夫皆稱人不可謂定晉侯之罪也曹伯襄無罪復國亦稱名不可謂定衛侯之罪也程端學或問○公羊曰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衛之禍晉文為之也按執諸侯皆稱人不必別生義穀梁曰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

不外王命于衛也此不知與元咺訟之事故穿鑿陸淳辨疑○按公羊貶人說諸儒從之陳止齋又曰春秋以當乎罪不當乎罪爲襃貶苟當乎罪雖晉厲執曹伯得爲伯討苟不當乎罪雖齊桓執陳轅濤塗稱人而已矣是皆以一字襃貶說春秋者

成九年秋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鄭伯如晉晉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楚以賂求鄭鄭伯會於楚晉人怒及鄭伯之朝也執之而伐其國鄭人改立君以拒晉然後歸鄭伯鄭之亂晉爲之也劉敞傳○鄭伯雖與楚會旋即悔過而躬朝於晉則舍其前失而待之以禮可也豈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又況鄭行成而殺其使邪高閌集注○鄭伯如晉是未告絕於晉也執其君伐其國晉政舛矣家鉉翁詳說○中國無伯鄭之反

覆晉楚之間者有自來矣非果於叛晉也況晉歸鍾儀求成於楚則何以罪鄭爲哉趙汸集傳○非會非伐則因朝而執可知方苞直解○按經意貶自在言外非以稱人爲貶今錄諸說而删節之

成十五年春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左會於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左氏云書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非也以左氏例推之則負芻非不道其民而晉侯妄執之爾豈其然邪穀梁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亦非也若云晉人執曹伯穀梁又如齊人執轅濤塗而非之乎劉敞權衡○諸侯相執多矣惟此執旣當罪又歸京師得侯伯討罪之義陸淳微旨○晉伐秦曹宣公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太子自立晉侯執之歸于京師是之

謂伯討傳城○經書曹伯之與盟者以爲先執曹伯以合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觀曹人請於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由一舉措之不當遂開釋姦之門豈小失哉張洽集注○春秋惡晉侯於負芻篡立之始諸侯請討而以伐秦勞苦爲辭遷延三載使負芻有國有民儼然曹伯而後盟于戚以執之也至明年又儼然曹伯歸自京師見王法不行而晉不足以主盟中夏也張自超宗朱辨義○稱侯先儒以爲伯討非也執所當執據事直書自見聖人豈屑屑以稱人稱爵爲襃貶哉葢與下歸於京師連文有請命天子之意故不得不以爵書耳葉酉究遺○愚按書爵非襃當以葉氏郝氏說爲允詳於前總論中晉厲得伯討之正經固有是義而以爲書爵予之則非也故先儒說均從刪節方氏苞謂稱爵爲執得其罪高氏澍然謂討有罪不失刑歸京師不失禮故

特書爵著之亦尙因舊說而立論也至程積齊考辨疑引胡邦衡說負芻事經不應不書無據不可信然事據左傳無以易之也

襄十六年春會于溴梁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莒侵我者三邾伐我者一魯訴於晉晉平方圖霸加惠於魯首治莒邾則文告以責之不改則偏師以問之不悛則執之以歸京師聽命於王可也今以一言之訴遽執二君不歸京師而纍囚以歸豈伯討哉趙鵬飛經筌○莒邾侵魯信有罪矣魯之滅鄫何獨無討而晉滅偪陽不當自反乎莒邾力屈而心未服也況不歸京師是無王也家鉉翁詳說○以莒邾侵魯爲罪則不宜會會則不宜執執則宜歸京師而晉皆失焉姚舜牧疑問○書執諸侯十三惟此書以歸執大夫十四惟意如書以歸李廉會通○執諸侯惟此書以歸何

也爲魯執故魯人以爲快而書於冊也其返國不書者以魯故見執則歸不以告明矣十九年執邾子亦爲魯故而不書以歸何也旋釋之也既披其田則僟釋也 方苞直解 ○ 諸侯相執十有二如宋執滕子晉執鄭伯並在國都楚執宋公執徐子宋執小邾子襄十九年晉執邾子並道釋至執曹伯畀宋人執衛侯曹伯歸京師執戎蠻子歸于楚並別寘執虞公旋修虞祀均非執以歸者故書以歸只一見 高澍然釋經

襄十九年春晉人執邾子

左傳見邾魯交兵門○邾頻伐魯執君以劫其地非正也不言以歸舍之也未得其地故劫之已得其地故舍之 劉敞傳 ○按執之非正不貶自見以稱人爲貶則非故從删節○邾伐魯罪也然既同圍齊盟祀柯矣又執之乎不書以歸旋釋之也何以釋務取其田也 御纂直解 ○ 杜云稱

人以執惡及民也傳事爲伐我未嘗有惡及民之實劉敞權衡

昭四年夏會于申楚人執徐子

左傳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雖吳徐子吳出以爲貳焉而執之非道也劉敞傳○欲效桓文之舉以示威諸侯爾高閌集註○不言歸者蓋在會而執尋釋之楊士勛疏○會盂執宋公不更書楚人而此再舉楚人則知彼兼罪諸侯也高澍然釋經

昭十一年冬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滅而以歸未有言執者言執弗臣之辭也沈子嘉書以歸殺之既降服也日講解義○胡氏師氏趙氏說見書滅○日講說本陳氏見書以歸

哀四年春宋人執小邾子

小邾微國必不敢犯宋執之非罪也趙鵬飛經筌○伐齊執邾之役蓋齊景圖伯無成宋亦有志爭權也當與宋襄執滕嬰齊合看李廉會通○宋襄閒齊桓之歿宋景閒晉之衰而爭伯但爲鬩於小國直解御纂○執於宋故不曰以歸旋釋之故不名高閌集註然○不書伐小邾不書宋公會小邾子必朝於宋而執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於楚

左楚人旣克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襲梁及霍皆蠻子之邑單浮餘楚大夫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楚司馬眅也豐析楚二邑發此二邑人及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菟和山在上雒東倉野在上雒縣發二邑之兵與戎狄之衆以臨上雒而分軍爲二以脅晉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

以聽命（少習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卜城也以詐蠻子）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三戶（地名）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戎蠻子去楚即晉晉執之歸于楚是京師楚也戎蠻子赤何以名執而名者不反之辭也（劉敞傳）○戎蠻雖避於楚亦嘗服屬諸夏昭十六年楚乘其亂誘其君殺之楚實無道戎叛之宜也於是自拔歸晉晉人倘畏楚之強拒而弗納聽其他適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於楚晉罪大矣（家鉉翁詳說）○晉伯國不能自振詐蠻子而執之歸楚是背信以尊荊夷也詐戎蠻背信也尊荊夷忘義也書以惡之（湛若水正傳）○戎蠻子嘗誘殺於楚矣今其後又為楚所窘窮而歸晉晉不能庇已為盟主羞矣執

而歸楚是爲楚役也直解 御纂○文定以歸于云者猶曰京師楚也非也晉執曹伯不曰歸于宋而曰畀宋人者曹伯晉之所欲得非宋之所欲得晉以畀宋猶曰我之人以與汝耳晉執戎蠻子不曰畀楚人而曰歸于楚者戎蠻子楚之所欲得非晉之所欲得故晉以歸楚猶曰是爾之人我以歸之耳如書執戎蠻子畀楚人則似晉伐戎得蠻子以畀楚人而楚伐戎蠻虐小之罪與晉於其來奔不能庇之又助之爲虐之罪不著矣張自超宗朱辨義○執曹伯畀宋人權在晉也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權在楚也公羊傳所謂京師楚是也方苞直解○不曰畀而曰歸爲楚執也且畀對人言歸對國言也高閌然釋經○不言畀者弱晉也郝敬行說略○愚按京師楚本公羊義劉氏以下諸儒釋歸于皆從之固是一義蓋書法與歸于京師同而是時晉惟楚命是從當日情事實是

如此張氏自超辨之所解歸于字義書法亦具妙理並存之

愚按傳言魯君見止於齊晉經無其事僖十六年冬公會于淮十七年九月公至自會左氏謂公未歸而取項齊以爲討止公杜注云恥見執託會以告廟孫氏覺張氏自超諸家辨經無魯侯見執之迹斷從公穀以滅項爲齊事說見公至門書滅門滅項宣七年冬公會黑壤八年春公至自會左氏謂晉人止公于會公不與盟諱之不書方氏苞張氏自超郝氏懿行高氏澍然據平丘書公不與盟以辨傳之誣見盟不書門僖之見執未可信宣卽見止于會內諱固其宜也至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三月公至自晉傳云止公送葬則本非見執而史例亦應諱故經並無其事也

〇書執大夫

書行人不書行人杜注公羊諸家說辨　鄭祭仲公穀說辨　鄭詹左杜公穀說辨不稱行人杜說辨書人殺辭與辭辨　陳轅濤塗穀梁說辨　單伯左氏說子叔姬公羊說辨不稱行人說辨書齊人說辨　季孫行父公羊

說辨書人說辨　鄭行人良宵杜說辨　衛石買書人說辨
衛甯喜書人說辨執衛侯傳事辨　齊慶封穀梁說辨不
子討甝辨　陳干徵師書人貶辭討罪辭辨書行人左穀說
辨　叔孫舍書行人說辨　宋仲幾公穀說辨　宋樂祁犂
書人貶辭辨　衛北宮結書行人穀梁杜莊說辨

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于是乎在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勳也傳曰晉殺鄭行人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閒可也故特顯行人之例行人有六而發傳有三因良霄以顯其稱行人之事因干徵師以示其非罪因叔孫婼以同外內大夫杜預釋例

內大夫出疆見執者昭二十三年叔孫婼如晉謝取邾師見執故稱行人從公見執者季孫行父季孫意如不稱行人非專使也外大夫鄭祭仲宋誘而執之鄭詹齊以霸令召而執之陳轅濤塗執于師衛甯喜執于會宋仲幾執于京師故皆不稱行人鄭良霄如楚告服于晉見執衛石買如晉見執陳干徵師如楚告有立君見執宋樂祁犂

如晉見執衞侯欲叛晉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使執之以侵我皆以事使往故稱行人趙汸屬辭○按趙氏于內大夫不數單伯謚仍左氏以爲周大夫之誤

執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杜注謂稱行人者非其罪也不稱行人者罪見執者也其說未確凡執政大臣見執不書行人以執之者原以其當國用事而執之故不可以行人書也如齊執鄭詹宋執祭仲晉執甯喜季孫行父季孫意如皆不稱行人其義正同至齊執陳轅濤塗執單伯晉執宋仲幾皆非執政大臣而不稱行人者以非聘問之使劉炫所謂本非行人是也其稱行人者如楚執鄭行人良霄晉執衞行人石買執我行人叔孫婼執宋行人樂祁犂齊執衞行人北宮結皆本爲聘問之使故稱行人耳若謂非其罪稱行人罪見執者不稱行人則如石買以伐曹見執不得爲無罪季孫行父以僑如之譏見執何罪之有公羊曰稱行人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以已執也說

亦不稱石買樂祁犂皆以已罪執者何亦稱行人乎葉酉究遺莊十七年○書執行人五皆以其本爲聘問之使劉氏之説是已然聘問之使何以必書行人蓋春秋紀異聘問之使以通好於此而加桎梏焉不可以言好矣故特以行人書誠以其官之不當爲所執而異之也又定七年行人者官也執或官或不官著其實也方氏苞曰不書行人以本事執書行人不以本事執也非也官非行人安得書行人官行人安得不書行人非以其事别也郝黙行說署襄十八年○按方氏謂單伯意如祭仲鄭詹濤塗甯喜仲幾皆以本事執故不稱行人叔孫婼良霄石買樂祁犂北宮結于徵師皆不以使事執故稱行人以見其不與按之經傳亦未允當行人掌四國之事而兵交使在其間是行人無執道故繫行人明非所執也高澍然釋經襄十八年

愚按文十四年叔孫豹案駁公羊以不書行人爲私罪之誤曰行人之職屬在司寇有專官焉若凡奉使即稱行人其被執不稱行人遂目

爲己罪求之於經安有當乎祭仲以誘挾執本非己罪而經不書行人樂祁犂以飲酒執本屬己罪而經書行人豈非以其官爲行人乃書行人邪此論與郝氏說正同顧氏大事表官制門云行人見經者六並以見執書是乃一時奉使非專官也據襄四年正義引周禮大行人小行人證侯國行人之官謂其職掌與周官同雖未定其爲專官而以爲官名列之官制中則所見亦同也葉氏酉謂執政大臣及非聘問之使不稱行人而因解之曰非聘問之使卽劉炫所謂本非行人是也則亦指爲使臣之官也葉郝二說並通趙東山專使非專使之說亦近之惟舊說非其罪稱行人以己執不稱行人則誠有如鑿鑿及葉氏所駁者不可從○又按劉氏敞曰稱行人者執之以其所爲使者也不稱行人者執之不以其所爲使者也莊十七年傳孫氏覺曰以行人之事執者稱行人不以行人之事執者不稱行人襄十一年經解

葉氏夢得曰稱行人以其事執不稱行人不以其事執（文十四年傳）皆譏

先儒之誤

行人考

行人通使之官（襄四年傳杜注）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小行人掌使適四方協賓客之禮諸侯行人當亦通掌此事（孔疏）

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國之幣辭（史記吳世家集解引服虔）

周官有大行人小行人諸侯惟有行人而已亦曰行理（胡匡衷侯國職官表）

春秋官制非僭則亂魯叔孫氏以司馬而爲行人鄭公孫黑以上大夫而世行蓋是兼職出使者不必皆專官也（梁履繩補釋）

愚按行人見於傳者襄二十一年傳欒盈過周辭於行人即周行人之職也文四年傳甯武子來聘使行人私焉襄四年傳穆叔如晉韓

獻于使行人子員問之二十六年傳秦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襄二十四年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三十三年傳北宮文子過鄭入聘子羽爲行人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傳鄭使行人告於諸侯哀十二年傳衛人謀於行人子羽成七年傳巫臣子狐庸爲行人於吳定四年傳伍員爲吳行人哀十二年傳衛人殺吳行人且姚合之經所書魯宋晉鄭衛陳吳均有是職與王朝同在國本有是官掌賓客之事不獨出使乃名之杜注云通使之官也則竟是專官無疑

外大夫之執不書歸者不告也內大夫執則書至詳內事也方苞通論

桓十一年秋宋人執鄭祭仲

左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

宋人盟以屬公歸而立之○宋公執當國之臣廢嫡立庶以亂人國仲爲大臣苟能竭忠力以拒宋忽安有失國之事揚之水閔忽之無忠臣良士謂此也交譏之孫復尊王發微○宋欲廢立仲從其請公羊以爲合於反經之權後世廢置其君者由此說啟之大謬朱睦㮮辨疑○公羊以祭仲之逐君爲行權非惟不知君臣之義即權之所以爲權亦未之知也且其言曰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云云曾不思宋所執者乃祭仲非鄭忽也祭仲果不從宋不過殺祭仲而已矣又焉能入忽又何爲出乎惟其自畏一死於是乎逐與宋盟突納而昭逐矣尙得謂之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者邪沈赤然公穀合評○穀梁曰宋人者何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愚謂執祭仲者固宋公也然史氏之法皆以人書非貶而人之也程端學三傳辨疑

莊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左鄭不朝也杜注詹爲鄭執政大臣孔疏僖七年傳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先言詹是詹最貴也○杜云不稱行人詹有罪也非也凡使而被執稱行人可也非使人而被執不可稱行人也稱行人以明使與非使非以正有罪與無罪也穀梁曰人衆辭也以人執與之之辭也非也宋人執祭仲邾人執鄫子亦可謂與之乎劉敞權衡○不稱行人者魯未歸而見執也不言以歸者秋自齊逃來以歸可知也孫復尊王發微○公穀皆云詹鄭之微者書甚佞也言微者不當書爲佞書也諸見執者豈無罪乎何獨書此佞蓋不知不命大夫被執亦書故造此義陸淳辨疑引趙匡○諸侯不服不能修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皆出於力不贍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可見張洽集注○鄭詹公穀以爲佞人無

據之言杜氏以稱人爲貶之穀梁又以稱人爲與齊皆非李廉會通

○公穀據緯書以爲侯人固非左氏以爲不朝杜注謂詰齊見執夫同盟未逾月又使大臣如齊乃遽責其不朝無乃苛乎孫氏謂盟未歸而見執以陳轅濤塗例之情事乃合梁蘇家

○詹蓋大夫未命者書執罪齊也書逃罪詹不能守節也傳云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稱曰三良則侯人之說非矣顧棟高三傳異同表

○㬅按執例書人見前總論穀梁以爲與齊固非孫氏胡氏張氏等以爲貶齊亦未是故從删節詹不氏未命大夫也公穀以爲微者則是杜孔以爲執政大臣恐非蓋此時尚未爲政也

僖四年夏齊人執陳轅濤塗

左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

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公羊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能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還師濱海而東大陷於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一謀不協執其大夫侵伐其國齊桓量淺而器不宏也胡傳○執濤塗忠於其國齊人執之又侵之伐之齊君臣於是始驕矣家鉉翁詳說○濤塗有誤軍之罪齊執之討不忠也然其爲齊謀則詐爲其國謀則忠師之所過荆棘生焉侵掠誅求有如濤塗之所謂甚病者盍知齊師之擾不欲其出乎已之國也齊不自反乃執其臣而兵其國仁者固如是乎黃仲炎通說○濤塗誤軍之事疑公羊得之如左氏說仍從陳鄭而歸何至伐之侵之若是其甚乎故張

氏治專取公羊之說李廉會通○蓋執于師治其罪而即釋之故不稱以歸姜寶事義全考○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非也齊人執鄭詹何以謂之與執乎且伯主執大夫但論有罪無罪爾若無罪雖亦其國中不可執若有罪雖踰國安得不執劉敞權衡葉夢得穀梁傳讞參

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叔姬魯女齊君舍之母杜注○舍遇弒魯使單伯視子叔姬故商人並執之孫復尊王發微○魯不討商人之罪而區區爲子叔姬而來致兩被執以取辱又見當時逆賊不懼執其母與諸侯之使王法不行而天倫絕矣程端學本義○兩執不書及不可以臣及君夫人也又○左氏曰王使單伯如齊非也若單伯爲周大夫何以明年書單伯至自齊乎公羊曰道淫也非也齊舍未踰年魯豈

以女妻之劉敞權衡○左氏謂襄仲使告于王請王寵以求昭姬蓋因周有單子遂疑單伯爲王臣非也公羊因單伯不稱行人疑爲己罪又因經文兩執相連疑爲道淫穀梁意同其誣同較左氏尤甚誤以不書行人爲己罪求其罪不得則誣爲道淫何可訓也葉某宋○單伯請叔姬之詞曰殺其子焉用其母是實坐商人以弒君之罪矣商人不能受而又無詞以謝故出橫逆之詐以抵褰一時從來事悖理屈心怍辭窮之人往往如此張自超宗朱辨義○稱齊人執例稱人也不稱行人亦非聘問之使也葉酉究遺○愚按公羊此傳曰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已執也義本穿鑿求其以己執之罪而誣以道淫更謬劉氏敞葉氏夢得解非以事執之義謂其所以執者怒其言也非以其事也其說亦拘曲不書行人葉氏酉說是單伯蓋用事之貴臣

非行人之職耳○又按凡執例書人亦當從葉氏舊說舊說以爲貶商人程子則謂不獨罪商人齊人不討賊而北面事之又敢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罪焉故書曰齊人胡傳從之義雖正大未必經旨如是也

成十六年秋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苕公作招）

左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蔑從晉矣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不然歸必叛矣晉人執季文子於苕丘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犫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

讐治之何及范文子告欒武子乃許魯平赦季孫○公羊曰執未有言舍之者言舍之者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悕音希悲也）按經書舍之於苕丘言不在晉都執據實書耳無他義（陸淳集傳辨疑）○公羊又曰代公執故仁之非也此乃行父致恥於公何故反仁之（劉敞權衡）○舍之苕丘故不曰以歸不稱行人從公也（劉敞意林）○沙隨之會晉侯既不見公今又執卿魯一不出師而晉再辱焉惡矣（孫復尊王發微）○下文不書釋而書晉大夫與之盟則釋之可知（孫覺經解）○內臣執亦未有言釋之之地者而獨於行父言之何也蓋意如執而歸中無異事言歸則釋可知行父則釋而盟歸而不致不書釋之之地則方執而忽盟無以著其得解於晉之情形既盟而不致無以見其旋歸於魯之事實矣（方苞直解）○舍有二訓一訓置一訓釋觀下書僑如之奔不書行父之至當訓釋為正

從三傳○高澍然釋經 ○按李氏廉謂晉執魯卿三皆稱人罪晉之辭非是

襄十一年秋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書曰行人言使人也餘見晉楚爭鄭門 ○按傳語是釋其爲使臣至于兵交使在其間執殺之非義乃言外見之杜注以爲非其罪故書行人非是

襄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執孫蒯於純留爲曹故也去年夏石買孫蒯伐曹取重邱曹人愬於晉 ○晉知石買之伐曹爲惡矣而未能知孫蒯之逐君爲惡也蒯林父之子也劉敞傳 ○衛孫蒯淫獵於曹隧以重邱人之詬而使石買伐曹曹人愬於晉衛使石買如晉辭焉晉不能治孫蒯而罪石買之伐非伯討也葉夢得傳 ○石買之執有

三失焉不問孫氏逐君舍大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京師三也張洽集注○伐曹定治其罪矣而書行人石買者以見行人之不宜執也故書法與楚執鄭行人無異而事之是非則見於前後之文各不相同張自超宗朱辨義○執孫蒯不書非卿故葉酉究遺○按晉之意不貶而自見舊說非伯討稱人非也故刪節

襄二十六年秋晉人執衛甯喜

左會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國景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乃許歸衛侯○霸主宜誅林父於

其逐衎之罪以定衎位然後執甯喜正其弑剽之罪則大義立於天下喜固無辭逃罪也今佑林父而執甯喜悖矣趙鵬飛經筌○甯喜弑君晉不之討乃因其來而執之失刑矣況執而不殺又使還衞次年書衞殺其大夫甯喜則知其舍之矣程端學本義○孫甯之惡一也喜背晉見執林父附晉以免甯喜父子無君之惡一也父附晉而免子背晉見執然則晉非執亂賊執不附已者郝敬直解○孫甯之罪一也孫逐君甯弑君然衎正而剽不正不得謂逐輕於弑矣晉宜先執林父以正逐衎之罪次執喜以正弑剽之罪且反戚而定衎位則伯職修矣若止治喜則已陂况不以弑執而以爭戚與殺晉戍乎不義甚矣御纂直解○公羊云不以其罪執之不得爲伯討劉氏以爲執其不應納君而伐孫氏也高氏以爲討其伐戚而殺晉戍也家氏以爲坐林父之訴

而執之則悖也其實春秋所以不予晉者罪其旣執甯喜不以爲戮而猶釋之使歸衛而爲卿也書執則不殺之詞也討弒君之賊而但執之失刑甚矣張自超宗朱辨義○執君與執臣孰重孰輕執君不書而執臣反書之則是舍重書輕也況甯喜爲弒君之賊執之當也衛衎當復者也執之不當也今當執而書不當執者反不書春秋不如是之繆也此事之不可信者程端學三傳辨疑○

愚按執而不殺其非伯討不貶自見舊說非伯討故書人非也執衛侯不書陳止齋謂不以討賊之義予晉固誤葉氏直以爲不告則獨告執臣何也程氏疑傳不實誠可疑也

昭四年秋楚子虔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左楚子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穀梁曰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

離何也不與吳專封也慶封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按楚伐吳而執慶封何必言入于慶封不係之齊則不知爲齊慶封也以齊氏何足見其爲討乎程端學三傳辨疑○按陳氏云不再言楚子不與楚討也汪氏云不書楚討移善於諸侯也皆非也楚子本非討賊不可云以賊討也不得爲善也辨見書殺門程氏張氏說

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左陳公子招殺悼太子偃師立公子留哀公縊干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劉敞傳○行人何罪楚靈因陳亂以爲利殺人以行其詐耳家鉉翁詳說○楚殺陳行人所以恐陳人以

散招之黨使無有拒其師者也此公子留所以奔公子過所以殺而滅陳如舉一邑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穀梁曰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按春秋凡執殺皆稱人豈皆有罪也凡書執殺行人正譏其不當執殺使者也非怨接上也程端學三傳辨疑 ○愚按傳云罪不在行人亦言外見之耳非春秋以此而書行人也至楚之罪不貶自見舊說以稱人爲貶亦非

又 冬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莊王之殺徵舒寘其君而反焉今執招而遂滅陳見楚子懷惡而執也汪克寬纂疏引胡寧通旨 ○坐克齋亨弒若晉衛不以爲討殺其大夫而已招殺世子楚靈懷惡不足爲討執陳公子而已方苞直解

昭十三年秋盟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晉人以

平子歸子服湫從○三家專魯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爲强逼元年伐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郠中分魯國以自封殖其不臣甚矣晉人不以其罪執之且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鄆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又按左氏季孫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瘳於晉乃歸季孫其始執之爲乏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强之義也其終歸之爲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爲夷執親之悔也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勸沮皆以利行耳胡傳○沙隨不見公則執行父平丘公不與盟則執意如晉人固知季氏之專魯政矣惜乎但知以霸令威魯而不能以霸政治季氏故君徒見

辱而臣得逭其討由晉之諸卿專權而庇强家故也汪克寬纂疏○

愚按春秋貶晉非以稱人爲貶刪節舊說

昭二十三年春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左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取邾師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取邾師是魯罪諸侯有罪盟主當以師討不得執其使孔疏○晉雖以取邾師爲罪其實爲士鞅求聘以魯爲卑已故事在二十一年傳○高閌集注○前年書晉使來聘此書叔孫如晉皆往來聘問之常而晉人執之是罪晉人之無禮于我也觀春秋不書武城人取邾師之事則知無罪魯之義矣張自超宗朱辨義○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多矣況見危能致命乎婼以邾愬而使旣舉周制以免交訟之坐又送冠法以免取貨之嫌所居館舍一日必葺以示不

汲汲求脫之意踰年始釋受禮而歸可謂不辱君命矣（洪咨夔春秋說）

○上書姑如晉其爲行人明矣春秋只據實而書非有心著其無罪也（梁西究遺）○按以書行人爲非其罪以書人爲貶者皆刪節

定元年春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大夫專執於是始）

左春王正月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士伯怒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公羊曰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注云若今以草衣城是也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爲宋仲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顏注云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衰字當從漢志作衰（原注音初爲反衰蓑也）與左氏合（王應麟困學紀聞附）○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非天子命執人於天子之側甚矣故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以疾之（孫復尊王發微）○城成周義也仲幾不受功不義也以義討

不義甚也然在尊者之側既不請命又不歸於王無王甚矣孫覺經解〇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諸侯執人於天子之側也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是大夫執人於天子之側也由諸侯之無王以至大夫之無王其變極矣黃仲炎通說〇以大夫而執大夫于天子之側書以罪之其以歸及歸于京師不足論也不名晉大夫者不以專罪一人而書晉人以罪晉君臣也張自超宗朱辨義〇公羊曰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按城成周之役晉侯不至以韓不信主之今稱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則韓不信之為也傳既知大夫之義不得專執又何以伯討言乎葉夢得公羊傳讞〇愚按大夫執人于王側其罪不待貶了然可見穀梁以稱人為不與其伯討與公羊一字襃貶之例同公羊以于京師為伯討石林辨之是矣而以稱人

爲貶則亦應辨李氏廉謂公羊貶大夫則是子伯討則非亦誤

定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左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惟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下移矣胡傳○是時惟宋事晉甚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瀆貨爭權卒使來者見執叛皆得志晉之霸統所由絕也張洽集注○此晉卿內叛之始亦宋叛伯之始李廉會通○

或謂稱人以執非伯討則非矣以讒臣之言執他國行人於行禮之時其不爲伯討有不待稱人而知之矣湛若水正傳○其執當有故而經文前後無可考左氏以爲祁犂主趙氏飲酒私獻趙范相軋致然文定據之以罪趙范殊非經義也張自超宋辨義

定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左傳見書侵門○鹹之會齊侯召衛侯衛侯欲叛晉而事齊諸大夫不可衛侯乃使北宮結使齊私齊侯曰執結以侵我大夫則從矣齊侯於是執結以侵衛非伯討也家夢得傳○穀梁曰以重北宮結也按例執行人皆書何獨重結哉陸淳辨疑引趙匡○執爲鹹之盟徵衛不至也執行人非禮也因以侵衛抑又甚矣執其使而後盟脅盟也牛運震傳○與楚執宋公以伐宋同一執於會一執於使一當齊伯之終一當晉伯之弛高[illegible]然程經○杜注非其罪書

行人非也辨見前總論○按以執稱人爲貶之說從刪館

○書伐不書執 諱執言伐辨 以戎爲衞辨

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穀梁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國而曰伐此凡伯之身也其言伐何爲天子使而辱乎戎狄可言伐不可言執 劉敞傳 ○其曰伐何不與戎得執天子之使也伐者一國之辭執者一人之辭伐者加諸我當不當未可知焉執則爲之囚服矣伐可言執不可言也 葉夢得傳 ○非伐國而言伐惟此及鄭伯伐取之用徒衆也不書戎執凡伯以歸而曰戎伐凡伯以歸者著戎之以徒衆加王臣也謂諱執言伐者非也 張自超宋辨義

○凡伯周卿尊視諸侯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伐者伐其衆也與鄭伐取三師相似彼主取師故書伐取此主執凡伯故書

伐以歸諸家多言一人曰伐似凡伯止一人獨行何夢夢也（萬斯大學春秋隨筆）○愚按萬氏與張氏義同所辨勝舊說○穀梁曰戎者衛也伐天子之使故貶而戎之者是衛而改之曰戎是爲衛掩惡如何勸懲乎（陸淳辨疑引啖趙）○張氏辨公羊說見書以歸

○執書歸于歸之于

公羊傳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歸之于者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僖二十八年）

穀梁傳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僖二十八年）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成十五年）

公羊曰歸之于者罪已定歸于者罪未定穀梁曰歸之于者緩詞歸于者急辭考之傳晉文執衛侯既先自定其罪然後歸京師假王命以

治之則所謂罪已定所謂緩詞皆合晉屬執曹伯不敢自定其罪即歸京師使王治之則所謂罪未定所謂急詞亦合（李廉會通）

歸于者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强歸之辭（程子遺書）

致之曰歸于某（曹伯戎蠻子）不以道致之曰歸之于某（衛侯汶陽田）晉文已致天子復衛侯釋曹伯乃以元咺之訴又執衛侯歸京師晉景已命齊反魯田與齊好又使魯歸之亦以書法明其歸之不以道也（趙汸屬辭）

之字蓋指人而言執衛侯歸之于京師重在人蓋欲王治其罪也故曰歸之于執曹伯歸于京師則重在京師有稟命天子之意焉故曰歸于成二年晉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一書歸之于一書歸于與此義同執戎蠻子不曰歸之于者畏楚故重在楚而不重在戎蠻子也（葉酉究遺僖二十八年哀四年）

愚按程子之說勝於公穀趙氏說與程子合李安溪說亦通見下

僖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公穀見前○君臣無獄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咺辨曲直衛侯不勝遂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于王實强致之故曰歸之于京師張洽集注引程子 ○王在京師則曰歸于京師義已備也京師即王也王在會所則曰歸之于京師義始備也王既知其事矣歸其人于京師耳方苞直解引李氏光地說 ○曰歸于者王在京師京師即王也曰歸之于者王未在京師辭也從李氏光地說執于王所而書歸之于京師又獄定辭也從公羊 然王在而書晉執非王討可知也高閌然釋經

成十五年春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穀見前○歸之京師禮也杜注 ○公羊有之字按公羊僖二十八年傳文則此不得有之字乃衍文也趙坦異文箋

哀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霸主執君歸於京師正也今執而與楚宜書如執曹伯畀宋人乃與歸于京師文無異是責晉之不當執不宜歸于楚明矣汪克寬纂疏引陳氏○諸侯有罪方伯請命天子執歸京師正也不請王命而執歸京師若晉侯執曹伯已有罪矣至晉文執諸侯畀諸侯其罪已重矣今乃執歸于楚以君臣言楚爲君矣以强弱言楚爲伯矣高閌集註○晉伯不競未有如是之甚者也執戎蠻之君歸于楚是京師楚也是晉爲楚役也是率中國聽命於楚也戴溪講義

○晉文執曹伯不爲宋而執故曰畀宋人此則爲楚而執故曰歸于楚不必京師乃書歸也朱朝瑛畧記○按此說與張氏自趙說同亦通張說見前執諸侯門

○書以歸以來凡伯啖趙孫胡說辨蔡侯不言獲公羊說辨邾子言以來不言獲公穀說辨胡傳不諱之說辨

穀梁傳以歸猶愈乎執也隱七年

穀梁曰以歸猶愈乎執也杜注云但言以歸非執也則以歸者直與其歸不被囚執其恥輕於執也孔穎達疏莊十年

他國曰以歸於魯曰以來內外之辭也杜預注

內入國以其君來外滅國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辭也胡傳昭十一年

交陣而獲其君則曰獲入國滅國而以其君歸則曰以歸以來汪克寬纂疏引陳氏哀七年

以者言能左右之而爲之以者亦聽其左右故凡言以歸者多責其降服而事讐也張洽集註隱七年

滅書以歸又見書滅總論

隱七年冬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穀梁見前○但言以歸非執也昭十二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若以歸是執何須別起執文故知直言以歸非執也杜注孔疏○

孫氏復曰書以歸惡凡伯不能死位胡傳從之按凡伯未見有必死之義春秋責戎眥諸侯未暇及凡伯牛運震傳○以歸不言執蓋旣書伐則不書執與滅國以君歸之不書執同謂諱言執者非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按公羊曰此執也其言伐不與夷狄執中國也主其說者啖氏謂尊天子之使不言執趙東山謂諱夷狄執王臣變執言伐諱夷狄獲中國之君變獲言以歸故張氏正之

莊十年秋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穀梁同上○孔疏見前○釋例云據宗廟社稷已亡而君見獲於敵君身雖在與亡無異皆以滅爲文則定六年鄭游遬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是也若社稷宗廟不亡君身見獲於敵則云以歸蔡侯獻舞歸是也又孔疏○公羊曰不言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非也經於諸侯大夫有言執者有言獲者有言以歸者

執者以罪拘止之也獲者戰敗而力得之也以歸者因服而就虜也其義不同蔡侯盇因虜者也如經書秦獲晉侯吳獲陳夏齧齊國書何以復與其獲中國乎葉夢得公羊傳讞○按公羊云獻舞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是不知以歸與獲異而失地例名也○楚所敗者蔡師其君特因敗出降耳出降而以之歸國與戰獲不同故不書獲姜寶事義

仝考

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穀梁同上

宣十五年夏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胡傳見書滅門

襄十六年春會湨梁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諸說見書執門

昭十一年冬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凡滅國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辭也此則强執以歸而虐用之世子無降服之狀也胡傳○滅而以歸未有言執者言執弗臣之辭也是故均之爲滅國也嘗臣之則書曰以沈子嘉歸殺之未嘗臣之則書曰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陳傅良後傳

定四年夏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胡傳見書殺門

定六年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定十四年春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定十五年春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胡子俘楚邑之近胡者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所謂

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也既以爲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又刺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 胡傳

哀七年秋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

穀梁曰其言來者外魯之辭也非也來者至內之辭耳 陸淳辨疑引趙匡 ○公羊曰曷爲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凡戰而敗不服而强得之者獲也入而服因以歸則非獲也 葉夢得公羊傳讞 ○伐邾者三家也諱不在公胡氏謂書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爲能改其惡而與之其義迂矣 王樵輯傳 ○內惡當諱此其不諱何書歸邾子於後則不得諱獲邾子於前也 牛運震傳

哀八年春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趙氏說見不書滅門

以上諸侯書以歸

昭十三年秋盟平丘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以上大夫書以歸

○不書以歸晉侯不言以歸胡傳兒秦伯杜氏貶晉侯[illegible]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劉氏說見書執

僖十五年冬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先儒謂不書以歸兒秦伯者不然也高氏曰以其即復國故不書程端學或問 ○不言以歸何言獲則以歸不足言也趙汸集傳 ○秦舍晉君於外已而歸諸晉所以不言以歸張洽集注 ○不言以歸歸者歸于國以俘獻獲者獲于師未入國高閌集解然 ○告獲不告歸也未入于秦也方苞直解 ○劉氏辨杜說見書獲門

襄十年夏遂滅偪陽

以偪陽子歸不書畧之也會而滅之則以歸不足言也趙汸集傳○滅國而君不見者皆死其位也若君存不書以歸則書奔今偪陽言滅而不見君則君死矣何得更言以偪陽子歸而經不書乎傳載晉執虞公事云晉師襲虞滅之而修其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意將以此解不言滅虞之義偪陽果嘗選其族嗣納諸霍人是亦不絕其嗣與虞同經安得反書滅乎葉夢得左傳讞○愚按葉氏疑傳語不實存其說備考陳止齋謂滅君不言奔及以歸非其罪也恐非

襄十九年春晉人執邾子

劉氏說見書執

昭四年夏楚人執徐子

以上諸侯

莊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孫氏說見書執

襄二十六年秋晉人執衛甯喜

以上大夫

○書滅書獲 書獲公羊陳趙說辨 莒挐穀梁說辨 晉侯杜胡說辨 華元穀梁說辨 胡子沈子孫胡說辨

公羊傳見下昭二十三年

凡徒執曰執兵執曰獲諸侯戰而死曰滅生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蘇轍集解○義本左氏

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 昭二十三年杜注

君戰死曰滅言與滅國同也諸侯滅則書名以其死也生禽曰獲言以力得之也大夫死生皆曰獲但舉得之也 陸淳纂例引啖助

俘獲名異實同在魁曰獲在醜曰俘執獲名異實同在會曰執在陳

曰獲郝寶簡端孫僖元年

君爲宗社主死與亡國等故曰滅大夫則輕矣雖死僅曰獲直解御纂

陳止齋曰獲夷狄不書夷狄交相獲不書皆不足書也孫傳卻缺獲白狄子叔孫得臣獲長狄楚獲吳公子熹吳獲楚公子宜穀愚按恐是不告不書

又按趙汸集傳以蔡獻舞言以歸不言獲爲變文謂春秋謹華夷之辨不使與中國戰獲同文說本公羊然恐經無此旨公羊曰不言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獲與以歸之別當從陳氏岳說見書以歸總論趙氏又曰國君戰亡曰滅必死于陳者也襄二十五年吳子遏則傷於門巢定十四年吳子光則傷於師敗非死于陳者故書法別詳其所以此則得之

僖元年冬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

左傳見莒魯交兵門〇穀梁云內不言獲言獲惡公子之紿此不知大夫生死曰獲之例而妄意之也葉夢得穀梁傳讞〇穀梁記相

搏之事直委巷之言江熙辨之曰經書敗而傳言搏不戰何以得敗且豈有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鬭者哉陸粲胡傳辨疑曰穀梁曰言獲惡公子之紿也友謂拏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

僖十五年冬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秦伯伐晉三敗及韓九月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舍諸靈臺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穀梁曰晉侯失民矣其民未敗而君獲也使晉侯平日能和其民則戰陳之間民之衛之如子弟之衛父兄何至見獲君而見獲則是百姓不衛也故凡春秋所書君見獲則罪其君責其不能國也臣見獲則罪其臣責其不能帥也陳遷鶴紀疑○杜云得大夫曰獲貶晉侯故書滅書獲

下從衆臣之例而不言以歸非也獲者獲得之也以歸者非獲得之也以歸何可以獲言之獲何可以以歸言之大凡君死其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此所以異君臣之詞也不限獲於臣也劉敞權衡○按胡傳曰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爲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爲甚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恕秦伯也非也不書伐之義見另門不書以歸張氏高氏說是見前門

宣二年春宋鄭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傳見書戰門○書獲七惟華元國書書敗績者身旣獲而師又敗也呂大圭或問○穀梁曰盡其衆以救其將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案軍敗身獲而云不病此說非也但係師先敗

績身乃見獲依次第書之有何褒貶乎晉侯𢘊吾之見獲爲馬陷濘中師實不敗各依事實而言無煩曲說陸淳辯疑引趙匡○傳云囚華元獲樂呂而不書樂者元大將而樂偏裨也黃正憲彙附

襄八年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左傳見晉楚爭鄭門○公羊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穀梁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師未敗獲而遽獲其大夫此見民不親上而委之於敵矣高閌集注

昭二十三年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左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餘見吳楚交兵門○公羊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其言滅何重辭也國亡謂之滅君亡謂之滅重辭

也崔子方經解　○胡沈之君經書滅傳稱獲者見獲而死也葉酉究遺○

按孫氏復曰深惡胡沈二君不得其死以自滅爲文胡傳因之

謂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

楚惡師以出一敗身衆俱亡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

有能滅之者其自取爾非也書滅戰亡例書爵名卒例無他義

哀十一年夏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公會吳子伐齊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邱明

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使太史固歸

國子之元○獲止書國書卿也葉酉究遺

○書放　有放罪放辨　稱國無罪稱人有罪辨

舜典流宥五刑孔安國云以流放之法寬五刑是有罪當刑不忍刑

之寬其罪而放棄之也放與奔俱是去國而去情小異奔者迫窘而

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杜注孔疏宣元年

大夫待放者以道去其君者也君放大夫者寬其罪於死投之於遠者也劉敞權衡同上

稱國以放君與大夫咸與焉晉放胥甲是也稱人以放國亂無政而衆人擅放之蔡放公孫獵是也呂大圭或問同上

諸侯專放大夫於義可乎惟罪輕於專殺耳呂本中集解引劉絢

舜放驩兜于崇山蓋古有此法諸侯不得專放書放其大夫僭天子之事也趙汸屬辭

放亦曰蔡驅之遠地也禹貢蔡在要服外二百里是則流放罪人有一定之地亦必請于天子而放之諸侯令非所及私放罪也公羊取三年待放爲言以爲近正夫待放者謂諫不從而去待君命以爲去留以罪放者有去無留待放者任其所之罪放者有定所義固殊也

萬斯大隨筆

或曰稱國稱人與殺同例非也郝敬行說畧○按劉氏敞本穀梁之說曰稱人以放者放有非也稱國以放者放無罪也參看書殺總論駁辨

宣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杜注甲胥臣之子下軍佐○公羊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何休注古者刑不上大夫故有罪放之而已三年者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古者放臣任其自去正也今晉處之於衛故言近耳待放者聽君不去也君放之者曰無去是也○愚按公羊所稱大夫已去三年待放然後放之即孟子所稱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也不及其待而

遂放之卽孟子所謂去之日遂收其田里也待而後放者如公羊之說以爲近正可也此胥甲父乃罪放而非待放也葛氏論待放者罪放者之別甚爲明晰說見前○戰河曲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討不用命當以穿爲首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弒其志固形於此矣胡傳○河曲之戰及今八年豈有不用命之罪八年而後討哉必胥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逐之也吳澂纂言○今年胥甲父放明年而夷皋見弒此必趙盾之所忌也權奸之去人望而孤君勢往往如此陳殺洩冶而平國見弒晉放胥甲父而夷皋見弒一也張自超宗朱辨義○穀梁曰稱國以放放無罪也非也胥甲父之有罪無罪不可知然不稱晉國知爲何國大夫乎程端學三傳辨疑○按舊說謂稱國以放而不去其官爲罪累上與稱國以殺例同胥甲父與

趙穿同罪而獨見放放之者未盡其道故以累上之辭書非也

書殺罪累上之說本未嘗駁辨已見書殺門

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招殺世子之賊也宥而放之奐招之黨也執而殺之楚滅人之國又爲淫刑此不待貶而惡見者也（陸淳纂例傳啟旨）○招專權亂國自知罪不赦必有二心於楚故以殺偃師之罪歸孔奐而已反爲從得免於死（季本私考）

哀三年秋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獵公子駟之黨（杜注以上年蔡殺公子駟）○放大夫者國也而稱人衆人逐之也其放之于吳召亂之道也厥後蔡亂以公孫氏豈獵之黨歟（高閌集注）○殺駟稱國獨君大夫主之也獵爲駟黨國人懼其爲亂故衆逐之（方苞直解）○左氏無傳其事不可考經四年蔡人治其執

政大臣逐之而不以君命故葉酉究遺○稱人以放衆逐之也大夫

而國人放之國之無政可知牛運震傳

○書逃

穀梁逃義曰逃莊十七年

言逃者義當留而竊去也君臣同辭逃者匹夫之事陸淳纂例引趙匡

國君而逃師棄盟違其典儀棄其車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是以在衆爲潰在君爲逃杜預釋例

逃例先儒多與叛潰同論二者絕不類叛以地言潰以衆言逃者一身之事鄭伯逃盟陳侯逃歸二言皆見經矣而傳記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溴梁之會高厚逃歸皆非據衆之辭蓋僅以身竊去杜預謂逆其典禮棄其車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者是也葉夢得春秋攷

國君而曰逃賤之也何賤乎鄭伯以其背夏盟也厥貉之會麇子逃

歸不書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必若鄭文公逃齊陳哀公逃晉而後書所以示夷夏之辨嚴矣陳傅良後傳○按厲之役不見于經杜注疑是宣六年傳楚伐鄭取成時事經既不書非有文告魯史何由錄其逃歸惟厥貉書楚子伐麇楚人必聲其罪以告諸侯陳氏之義可以推見趙汸屬辭

陳鄭有國之君不知以社稷爲重見楚之彊爲詭隨之計鄭詹執國之政不知以義命爲守畏齊之討爲苟免之謀其後鄭有乞盟之辱僖八陳有入郛之禍襄二十五故春秋不以人君大臣之舉動言之而謂之逃也遁逃者罪人之事盜竊者所爲也非人君大臣之體也張大亨通訓

莊十七年秋鄭詹自齊逃來

詹不能仗節守死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杜○書逃責詹之辭也詹自以爲有罪邪雖死之可矣自以爲無罪邪尚何逃之

有詹恐其無罪見殺逃而苟免則是不知命也（劉敞傳）○書逃來
譏與之接也苟不接雖莒僕來奔宣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
寇出諸竟不書（陳傅良後傳）○外臣奔我者皆書來奔詹苟免而竊
歸我故加之逃逃之爲言不以禮而竊取之謂也（葉夢得春秋攷）○苟
以身免曰逃大夫以道爲去就以義爲死生者也幸於貪生而
不以義去故曰逃（葉夢得傳）○宣十七年斷道之盟齊高固及歛盂
逃歸未見諸侯故史不錄襄十六年溴梁之盟齊高厚在會而
逃亦不書者悼公末年齊伐我圍成則貳於晉可知平公初立
而爲此會高厚之逃不足志也惟齊桓同盟于幽鄭伯在焉而
改歲即書執鄭詹必鄭人於桓公伯令有未盡從者既又不能
正名其罪而緩之使逸逃豈非創伯之初人情未協有難以深罪
者乎經書以見之也（趙汸屬辭）○僖七年傳稱鄭有叔詹爲政則詹

盡不久而歸鄭 汪克寬纂疏 ○詹既見執若齊人不釋守死以待命可也即齊欲釋之亦當執禮以爭請暴其無罪於諸侯乃不辱君命而遁逃苟免恥孰甚焉 日講解義 ○書逃罪詹也不守死以紓國患而竄身苟免辱命矣書自齊譏齊也執人不服久而自逸無政矣書來責魯也同幽之盟爲逋逃主非義矣逃來與來奔義不同奔以適此爲志故曰來奔逃以去彼爲志故曰逃來 御纂直解 ○詹之苟免魯之叛盟齊之義不足以服鄭皆可見 方苞直解

僖五年秋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見齊楚爭盟門 ○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深貶之也 胡傳 ○以諸侯之尊始於逃終於乞罪也 汪克寬纂疏引劉絢 ○鄭之會陳背晉首止之盟鄭叛齊背華即夷棄讎忘義皆書逃賤之 呂大圭或問引石氏 ○春秋以

大義正天下謀定世子天下之公也召鄭從楚惠王之私也君能制命曰義臣能守命曰信制命非義而守之非所謂信也故春秋深罪鄭伯以示爲人臣子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日講解義

○桓盟諸侯以定儲君其義甚正惠王命鄭以從楚不正甚矣義之正者雖出于列侯不得不從義之不正者雖出於天王亦不可從也鄭伯違正以從不正故以諸侯之尊而直書曰逃以下比於匹夫之賤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七年冬會于鄬陳侯逃歸

左傳見晉楚爭陳門○諸侯戍陳令楚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旣勤矣爲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是時晉君方明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乃棄儀衛而爲匹夫之事故書逃歸以罪之胡傳○春秋於諸侯之逃楚者皆

不書惟陳鄭之逃則書之所以辨內外而予齊晉也汪克寬纂疏

此與鄭伯逃齊桓之盟同而亦有異彼書逃歸而著其逃歸之故曰不盟專罪鄭伯也此書逃歸而其所以逃歸者無可書也兼罪晉侯也蓋陳困於楚陳侯親來求救不急赴之以致陳臣內貳附楚脅君其逃也亦不得已焉耳鄭伯既而乞盟桓之義足以服鄭也陳侯遂不復來悼之德無以綏陳也御纂直解